

副中心探宝之

细说海昏侯

(上)

本报记者
张群琛 张丹

十年之后,海昏侯遗址内出土的珍贵文物再次来到北京,这次来到了开馆仅半年的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。西汉时期的北方郡县与南方侯国,二者跨越2000多年的神奇会面为参观者勾勒出一幅立体的汉代政治生活图景。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范丽君介绍,2016年的首次进京展览是基于考古、保护、展览同步进行的考古成果展;如今海昏侯遗址出土文物第二次进京,策展团队则是将文物放到了海昏侯刘贺所处的时代中,以物证史,向观众讲述西汉鼎盛时期的文明。

据悉,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与展品108件(套),不仅包含证明刘贺身份的玉印、饼金、马蹄金等闻名遐迩的文物,还有部分刚刚修复完成且首次展出的青铜器,以及正在修复的孔子徒人图漆衣镜镜匣复制件。这些文物放在一起,不仅展现了西汉鼎盛时期王公贵族奢华的日常生活与政治制度,还有刘贺地处海昏侯国时的精神世界,力图让观众呈现出更加丰满的海昏侯形象。

一方玉印揭开刘贺神秘身份

“玉印找到了!”2016年1月17日的南昌海昏侯墓地,6号文保房内突然响起压低的欢呼声。三重安保把守的文保房内,刚打开的内棺中,一枚白玉印露出半截温润的边角,两千多年来首次重现天光。这枚挂在遗骸右腰的玉印,印面仅“刘贺”二字,却如千钧之锤,直接锁定了墓主身份——刘贺,那个在中国历史上唯一集“王、帝、民、侯”四重身份于一身的传奇人物。

如今,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的海昏侯特展上,“大刘记印”龟纽玉印复制品成为当之无愧的核心焦点,每一位参观者都会在此驻留,沉浸式感受两千年前的王侯印记。这枚方寸玉印采用纯净的和田白玉雕琢,仅正方形印面边长就达17.6毫米,高16.4毫米,印身光素无纹,印面无边栏,以缪篆阴刻的“大刘记印”四字线条流畅、力道沉稳。印纽为圆雕的龟形,龟首微微上扬,圆眼传神,龟背拱起并以脊棱为界,左右满饰雕刻阴线龟背纹,扁平的四肢带着清晰的两爪纹理,龟腹下方还留有多次钻孔形成的扁椭圆形穿孔,细节复刻得毫厘不差。

《海昏侯》纪录片中曾解读,这枚玉印并非刘贺的官印,而是他彰显皇族身份的私印,“大刘”二字直白宣告了他与大汉皇室的血脉联结,即便历经废帝之辱,远徙江南,这份身份认同也从未磨灭。在两汉,印章是判断墓主身份最直接的证据,《汉官仪》中“诸侯王,黄金玺,囊驼钮”的记载,印证着汉代严格的印玺礼制,而“大刘记印”以玉为质、以龟为纽,既符合西汉王侯用印的等级规范,又暗藏刘贺复杂的心境。

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,祖母便是“倾国倾城”的李夫人。公元前97年,其父刘髡被封为昌邑王,辖制今山东五县之地,那是桑麻遍野、商旅云集的富庶之地。公元前88年刘髡早逝,5岁的刘贺承袭昌邑王位,在奢华优渥的环境中长大。展厅内一组刻有“昌邑九年造”“昌邑十一年造”铭文的青铜器,印证着这位少年王侯的早年生活,成套的编钟、琴瑟、排箫,镶嵌玛瑙与绿松石的青铜镜,甚至漆箱上纯金纹饰的人物与怪兽,无不彰显“最优秀皇家技师”打造的极致奢华。

18岁那年,刘贺的人生迎来骤变。汉昭帝驾崩后,他被拥立为帝,却仅在位27天便因“荒淫无道”被废,贬为庶民。29岁时,汉宣帝将其封为海昏侯,迁居豫章郡(今江西南昌),33岁便病逝于封国。“史书记载的‘荒唐’与墓葬文物呈现的‘儒雅’构成了刘贺的双面形象。”范丽君指向展柜中刚修复展出的“李姬家”铭文青铜豆形灯,“这盏灯上端是平坦灯盘,中间灯柄细长,下部为喇叭形灯座,据推测是刘贺祖母李夫人的旧物,由他从山东昌邑带到豫章”。这一细节不仅印证了刘贺家族的迁徙轨迹,更说明他即便身处江湖之远,仍恪守中央礼制,与史书中“乱汉制度”的形象形成鲜明反差。

墓葬中出土的4000多件车马器,更藏着刘贺未曾褪去的王侯威仪。展厅墙面的“车骑威仪”展板上,《后汉书》所记载的汉代职官车马出行仪制清晰罗列,不同等级的主车、驾马、从车数量划分得泾渭分明。展柜里,鎏金花瓣形青铜盖弓帽与鎏金青铜三叉器静静陈列,盖弓帽顶端呈四瓣花形,中间有凸出花蕊,下端为曲折管形,通体鎏金,是安装在车盖弓、帷幄盖弓前端的构件;而青铜三叉器体量呈长条形,中上部都有一周凸棱,往上有一环形组,末端分三叉,另一末端衔一坠子,虽用途暂未明确,却尽显汉代车马器的精湛工艺。

据介绍,刘贺墓园的真车马坑中,出土了五辆鞍车和20匹骏马,还有两架三马双辕彩绘偶乐车,这种“金车与鼓车并用”的规制,更是汉代考古的首次发现。这些车马器与玉印、礼器一起,串联起刘贺从昌邑王到汉废帝,再到海昏侯的人生轨迹,也与路县故城出土的简朴民用车马器形成鲜明对比,勾勒出西汉社会“王侯与百姓”的鲜明分层。

两处遗址对比汉代生活图景

南侯国与北郡县交汇在北京城市副中心,绝对是本次展览的一大亮点。为了让观众更全面地感受西汉相同时期两处遗址的差别,海昏侯展览的入口正对着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基本陈列的出口,观众浏览完郡县的文物,就可直接感受侯国的风采。

从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到汉武帝刘彻,郡国并行一直是西汉前期重要的政治制度,即全国不仅存在相对独立的诸侯封国,又有中央直辖的郡县。该制度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平定了“七王之乱”,继而颁布了《推恩令》《左官律》《附益法》等一系列举措之后,各个王国虽然保留了税权,但是军权与治权被剥夺,封国实质上变成了中央直辖的行政单位,郡国并行制逐渐转变为单一的郡县制。

而了解郡国并行制下西汉侯国与郡县的区别,对比同时期的遗址与出土的文物是最直观的。“首先看两处遗址出土的文物,就有明显差别。”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讲解员王雪介绍,海昏侯国属于独立的封国,出土文物的级别较高。比如展柜中摆放的三足带盖青铜鼎,这件文物的盖和腹部整体十分圆润,两侧装有双耳,下有三足,此外铜盖上还铸有三个鸟形铜钮。这类青铜鼎在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较多。青铜鼎在古代不仅是烹煮肉类的器具,更是重要的礼器之一。

遗址中出土的“昌邑籍田”三足青铜鼎是又一件级别较高的文物。这件文物与三足带盖青铜鼎形状相当,不同的是器身上刻有“昌邑籍田铜鼎,容十斗,重卅(音同戏,意为四十)八斤,第二”。范丽君介绍,海昏侯墓中出土的“籍田鼎”据推测是刘贺在原本的封地昌邑国举行了籍田礼,或是为了劝导农耕和祭祀使用。“籍田礼在西汉时期为天子专属,地方诸侯国没有行礼的资格,直到东汉时期才出现了地方行籍田礼的记载。因此,刘贺及其父亲刘髡是否在封地僭

三种金器窥见当时耐金制度

“一枚金饼能换多少人民币?”“为什么这些马蹄金底部都要刻‘上’‘中’‘下’,这三个字到底代表什么?”在路县故城遗址博物馆海昏侯特展的“郡国集权”单元,观众的追问声不断。王雪笑着回应:“按现在金价算,一枚250克左右的金饼价值约为20万—30万元,但文物的价值远不能用金钱衡量。”115公斤的出土黄金总量、纯度高达99%的金器、378件马蹄金与麟趾金,海昏侯墓创下的汉代墓葬黄金之最,成为本次展览最吸睛的焦点,更是解开西汉政治密码的钥匙。

展柜中,裹藏金(马蹄金)、麟趾金、饼金整齐排列,阳光照射下金光夺目。“马蹄金和麟趾金是汉武帝时期的特殊纪念币。”王雪告诉记者,“汉武帝在陇西发现麒麟,得到汗血宝马,在泰山发现黄金,认为是三大祥瑞。汉武帝对汗血宝马的喜爱,源于征服匈奴的雄心,便将黄金铸造成这两种形状,专门赏赐诸侯王和贵族,既是精神寄托,也是国家实力的物质反映。”这些金器底部刻有的“上”“中”“下”铭文,至今仍是未解之谜:“有说法是祭祀规制不同,‘上’祭天,‘中’祭祠,‘下’祭地;也有认为是王权等级划分,目前还在考证当中。”

本次展出的墨书金饼虽为复制品,但仍难掩其背后所代表的历史价值,范丽君详细解读道:“史书记载有5枚金饼刻着‘南海海昏侯臣贺,元康三年,酎(音同昼)金一斤’,酎金就是刘贺被封海昏侯当年,为宗庙祭祀准备的贡金。”她进一步解释,西汉实行酎金制,有封地的王侯需按人口比例,在每年八月祭祠时向朝廷献

本版编辑 陈晋松
校对 彭师德 刘一
鲍丽萍 绘制

本版摄影 常鸣